



宾果男孩日记

蹦跳的宾果



[德] 安德里亚斯·施泰恩胡弗 著 [德] 彼得·许绍 绘
张琳琳 安 尼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宾果男孩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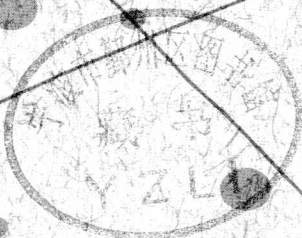
蹦跳的宾果

BENG TIAO DE BINGUO

[德] 安德里亚斯·施泰恩胡弗 著

[德] 彼得·许绍 绘

张琳琳 安 尼 译



YZLI0890124133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08 by CARLSEN Verlag GmbH, Hamburg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RICO, OSKAR UND DIE TIEFERSCHATT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蹦跳的宾果/(德)施泰恩胡弗著;(德)许绍绘;张琳琳,安尼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1

(宾果男孩日记)

ISBN 978-7-5448-2360-9

I. ①蹦… II. ①施…②许…③张…④安…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0714号

责任编辑:赵 轩 美术编辑:张 凯 责任校对:王 静

责任监印:陈嘉智 版权联络:董秋香 媒介主理:耿 磊

社 长:黄 俭 总 编 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bj@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60千字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 录

星期六 一根面条	1
还是星期六 遇见蓝头盔	17
星期日 天鹅变成了猪	33
星期一 东布约尔还是西布约尔	39
还是星期一 恐高的人上屋顶	51
星期二 积雨云和大象心情	69
快到星期三了 消失的奥斯卡	87
星期三 绿房间和丁零男	105
还是星期三 六个红圈	125
快到星期四了 潜入地下室	141
还是快到星期四 真正的绑匪	153
星期四 从天而降的石头	167



星期六

一根面条



人行道上有一根面条，粗粗的，有网纹，从头到尾都是空心的。上面沾着些干了的奶酪酱汁和脏东西。我把它捡起来，擦掉脏东西，站在迪芬街93号的老屋前仰望夏日的天空。没有云，更重要的是没有飞机飞过的白色痕迹。不过我想，也没有人会打开飞机的窗户，把吃的扔出来。

我走进房子，从粉刷成黄色的楼梯间很快上到四楼，按响了达灵太太家的门铃。就像在每个周六那样，她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大卷发夹。

“可能是粗纹通心面，酱汁准是意大利的戈贡佐拉干奶酪，”她语气肯定地说，“小宝贝儿，你把面条拿给我，这真是太好了！但不是我把它从窗户扔出去的。你还是去问问费茨科吧。”

她朝我笑着，用手指敲着头，朝楼上瞥了一眼。费茨科住在五楼。我不喜欢他，也压根儿不觉得面条会是他的。我之所以首先想到了达灵太太，是因为她总是朝窗外扔点儿什么，比方说，去年冬天她扔出一台电视机，五分钟之后，她把她丈夫也扔出来了，不过仅仅是把他从房间里轰出来。然后，她来到我们家，非让妈妈给她来点儿小酒。

“他有一个情人！”达灵太太绝望地说，“但愿那头蠢牛至少比我年轻点儿！请再给我来点儿酒！”

电视已经进了垃圾箱，男人也没了，第二天她买了一台超级时尚的平板电视和一台DVD机犒劳自己。从那以后，我们时常一起看爱情片或是侦探片，但只能在周末，达灵太太睡足了觉的时候看。平日里，她在赫尔曼广场卡尔施塔特商场的肉品专柜工作。她的手总是红红的，那儿可真够冷的！

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吃小松饼加香肠和鸡蛋，或是鲑鱼。一看

爱情片，达灵太太至少要用掉十包面巾纸来擦眼泪；但是到了结尾，她又总是突然抱怨，因为，虽然现在这个小子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了，可是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而这一点电影里当然永远也不会演。

“全是骗人的烂片儿——再来个小松饼吗，里克？”

“今晚还照旧吗？”当我一步两阶地跑向五楼时，达灵太太向我喊道。

“当然啦！”

她关上了门。我敲响了费茨科家的门。找费茨科总是要敲门，因为他家的门铃坏了，可能在1910年这房子刚盖好时就坏了。

等啊，等啊，等啊。

踢踏，踢踏，踢踏声从老建筑的门里传出来。

接着，费茨科终于现身了，像往常一样穿着他那件带灰条纹的深蓝色睡衣。他那皱巴巴的脸上满是胡楂儿，一绺绺白发胡乱地插在头上，伸向四面八方。

唉，邋遢透顶！

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向我直扑过来。谁知道费茨科在里面存了些什么。我是说在他家里，而不是他的脑袋里。我试图绕过他的身体向里面看，同时又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挡住了我的视线。故意的！这栋房子里的每一家我都去过了，只差费茨科家。他不让我进去，因为他不喜欢我。

“啊，这个小弱智。”他嘀咕着。

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该解释说，我叫里克，是个深智商的小孩儿。就是说，我虽然可以思考很多问题，但是通常要比别人多花上一些时间。问题不在我的大脑，它和正常人的一样大小。只是有时

候，一些东西会掉出来，而遗憾的是，我并不能事先知道它们从哪儿掉出来。还有，当我讲述事情时，还不能一直好好地集中注意力。我总是跑题，会把那根串联一切的红线弄丢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它是红的，也有可能是绿的或蓝的。

我的脑袋有时会乱得像只宾果筐。宾果游戏我每周二都玩儿。游戏时，每个人都会买几张宾果卡，上面有些数字，然后主持人从宾果筐中拿出一个个宾果球，谁卡片上的数字最先和宾果球的号码全部对应上，谁就赢。有一家叫“白发大黄蜂”的俱乐部，里面都是退休的老人，我和妈妈就去那儿玩儿宾果游戏。“大黄蜂们”租下了教堂的活动室。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么愿意到那儿去，那儿真的只有退了休的老人在混日子。我想有些人从来不回家，因为他们每周二穿的衣服都一样，就像费茨科总穿着他唯一的那件睡衣。几个人的身上还有股怪味儿。也许妈妈之所以愿意去，就是因为她是宾果游戏中的常胜将军。每次她走上台去，领回一个奖品，比方说，一个廉价的仿皮手提包，她总是非常高兴，——事实上奖品差不多也就只有廉价的仿皮手提包。

那些退休的老人很少能拿到奖品，因为很多人一趴在他们的宾果卡片上就睡着了，要不就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在几周前，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桌边，直到最后一组数字也叫完了，其他人都走了，他还没站起来。后来清洁女工想要叫醒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事后妈妈还在想，他是不是上个星期二就已经死了。只是我那时也没有注意到他。

“您好，费茨科先生，”我说，“希望我没把您吵醒。”

费茨科看上去比那个在玩儿宾果游戏时死掉的老头还要老，并且非常邋遢。他总是只穿着睡衣，甚至去埃迪加超市买东西时这也

样。据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一旦他什么时候晕过去不省人事的话，那他穿这身衣服正合适。费茨科有一次对达灵太太讲，他从小心脏就有毛病，所以很可能一眨眼的工夫，他一口气没上来，砰的一下就倒地死了。我觉得，即使他很快就要死了，他也完全可以穿戴整齐点儿，或是至少偶尔洗洗睡衣，比如过圣诞节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要是换成我，我可不愿意满身臭味地倒在埃迪加超市的奶酪摊前，又不是死了很长时间。

费茨科一直瞪着我，我只好把面条递到他的面前，问道：“这是您的吗？”

“你从哪儿弄到的？”

“人行道上。达灵太太说，这可能是粗纹通心面，酱汁一定是戈贡左拉干奶酪。”

“它就这么搁在人行道上吗？”他怀疑地问，“还是搁在什么东西里面？”

“谁？”

“用你的脚指头想想！我说的是面条，你这个弱智！”

“您刚才问什么来着？”

费茨科气得眼珠骨碌碌直转，好像就快气炸了。“我说你那根愚蠢的面条，它是就这么搁在人行道上，还是搁在什么东西里面？比方说狗屎，知道了吧！”

“就是这样搁在道上。”我说。

“那么拿给我再仔细看看。”

他从我手里拿走面条，在手指间转了几下。然后把它——就是我捡到的面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连嚼都没嚼一下。

门砰地关上了。

他一定是疯了！如果我再捡到一根面条的话，我一定专门用狗屎调味儿，再拿给费茨科；如果他再问是不是搁在了什么东西里面，我就说，不，是蘸了肉末酱。

天哪，天哪，天哪！



我本来还想用这根面条一家一家敲开这栋房子里所有的门，但是现在它没了，消失在费茨科的那口烂牙后面。我怀念它。如果你弄丢了什么东西，那事情总是这样：之前，你觉得它并没有那么棒，但是之后，它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好的面条。达灵太太的状况就和这差不多。去年冬天的时候，她还骂她的丈夫是该死的通奸犯，现在她又一部接一部地看着爱情片，很想他能再回头。

我本来想离开费茨科家就下到三楼去，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先按了对面那家的门铃。那儿两天前才新搬来一个男人。我还没见过他呢！现在，虽然我捡的面条已经不在，但这还是打个招呼的好机会。没准儿他会让我进屋呢。我特别喜欢到别人家串门。

这套房子空了很久，因为它太贵了。妈妈曾经想要租下它，因为五楼采光要比三楼好，透过树木的枝叶，越过街对面低矮的老乌尔班医院，还能看见一点儿风景。但是当妈妈知道了这套房子的要价后，就不再提这事儿了。真是走运，不然费茨科现在就住我们对门了！这个饭桶！

新搬来的叫西布约尔，他家的门牌上是这么写的。他没在家，我倒觉得有点儿如释重负。如果我不得不叫他的名字的话，我会有

点儿紧张。都是东啊、西啊的这些词儿闹的。我总是分不清左右，在指南针上也是。一涉及方向的问题，我脑子里的宾果筐就会自己开动起来。

跑下楼梯的时候，我有点儿生气。如果费茨科没有毁掉我的证据，我就可以当一回侦探啦，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嫌疑人的范围其实很小。比方说，住在六楼时髦的顶层公寓里的两家人，目前就完全可以排除在外：龙格·布拉维茨基一家昨天已经去度假了，住在他家隔壁的马拉克昨天和今天都没露面。他大概又在他的女朋友那儿过夜了。她还给他洗衣服。每隔几周，就能看见马拉克带着一个装满衣服的大袋子在这片儿来回奔走，一会儿走出家门，一会儿再进去，一会儿又走出来，一会儿再进去，没完没了。达灵太太曾经说过，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可怕，以前的人外出时只带一把牙刷，现在这些年轻人带的衣服足能装半个衣柜。楼下大门那儿他的信箱里还塞着昨天的广告。马拉克肯定也不在家。比起那些卿卿我我的电影，我更爱看侦探片，所以这种事情，很自然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好的，六楼也排除了。五楼住着费茨科和新搬来的那个名字里还带方向的家伙。四楼，达灵太太对面，住的是基斯灵。无论如何，我要到晚上才能去找他，因为他要上一天班，他是假牙技工，在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家假牙技工所里工作。

我和妈妈住在下面一层，我们对面是凯斯勒一家六口，但是他们也已经度假去了。凯斯勒家不是租户，他们住的房子是自己的。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楼梯从三楼通向二楼，因为二楼也是他们家。凯斯勒先生和太太需要很多地方来养他们的许多孩子。

其实我最想去的是二楼凯斯勒家对面，也就是我和妈妈的楼

下。那儿住的是尤勒、贝尔茨和马苏德。他们三个都是大学生。可是没有面条给他们看，我也就去不成了。贝尔茨是个不错的家伙，马苏德我不喜欢，因为尤勒爱的是他而不是我。这一点就足够了。我本来打算要么先从那儿开始询问面条的事儿，要么就去住在一楼的老毛姆森那儿。毛姆森是我们这所房子的管理员。

全都泡汤了。

于是我下到三楼，还是回家吧。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正站在走廊的镜子前。镜框是金色的，上面还有许多脸蛋儿胖嘟嘟的小天使。她把天蓝色的T恤衫一直拉下巴底下，焦虑地看着胸部，谁知道她在那儿站了多久了。我能看到镜子里她沉思的脸。

妈妈上街的时候回头率很高，被吸引的多数是男人。她当然没这样把T恤衫拉起来满大街跑，但是她长得就是很漂亮。她总是穿着紧身的超短裙，低胸的小上衣。配上系着小皮带的金色或银色的高跟凉鞋。散着一头长长的、顺滑的金发，还戴着很多叮叮当当的手链、项链和耳环。我最喜欢的是她的长指甲，妈妈每周都会在上面粘些新东西，五彩斑斓的漂亮小鱼啦，或是在每个指甲上都弄上一只小瓢虫。她总是说，有一堆男人喜欢这个，这让她的工作非常顺利。

“总有一天胸会下垂的，”妈妈对着我和镜中的自己说道，“再风光个两三年，然后它们就成了重力的牺牲品。生活就是一本一页页撕下的该死的日历。”

重力这个词我没听说过，必须要查一下。凡是我不知道的，我总要在《百科全书》中查查，好让自己变得聪明些。有时候我也问妈妈或达灵太太，或者去问我的老师维迈尔。我会把我找到的东西

记下来。比如：

重力：如果什么东西比人自身还要重，就会对人产生吸引力。比如说，地球比几乎一切东西都重，因此没有什么会从地球上掉下来。重力是一个名叫艾萨克·牛顿的人发现的。它对于乳房和苹果来说很危险，对其他圆的东西可能也是一样。

“然后呢？”我问。

“然后又会有新的日历，”妈妈果断地回答，“这可关系到我工作的资本。”她叹息地说着，把T恤衫又拉下来，朝我转过身，“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还好。”

她从不说特殊教育学校，因为她知道我有多恨这个词。多年以来，维迈尔一直在那里徒劳地尝试着，要归拢我脑子里的宾果球。我曾考虑向他建议，也许他该先让机器停下来，然后再弄那些球，但是我没那么做。如果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不走运。

“为什么维迈尔这个时候还让你去？”妈妈问，“昨天不就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了吗？”

“因为一个假期计划，得写点儿东西。”

“你，写点儿东西？”她皱起眉头，“写什么？”

“只是篇作文。”我嘟囔着。这件事要比作文复杂，但是我不想在我取得成功之前就让妈妈知道。

“懂了，”她的眉头又舒展开了，“你吃过东西了吗，土耳其烤肉夹馍或是别的什么？”她用一只手拨弄着我的头发，又弯下腰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没有。”

“饿了？”

“当然。”

“好吧。我来做煎鱼块咱们俩吃。”她说进了厨房。我房间的们开着，我把背包扔了进去，然后跟着她进了厨房，坐在餐桌边上看着。

“我要问你件事，里克。”妈妈一边用煎锅化开黄油，一边对我说。

我的头不自觉地埋进双肩。妈妈问我话的时候如果叫了我的名字，那就是说这件事她事先想过；如果她事先想过，就是说这件事通常比较严肃。严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困难，困难就意味着脑袋里的宾果球要开转。

“到底什么事？”我小心翼翼地问。

“是关于两千欧先生。”

我多么希望煎鱼块现在就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个傻瓜也能预感到谈话将会怎样发展下去。妈妈打开冰箱门，用一把刀在冷冻层里刮着，撬着，从底下一块蓝色的冰里弄出一包冷冻的鱼块。“他又释放了一个孩子，”她接着说，“这次是一个来自利希滕贝格的孩子。已经第五个了。上一个是来自——”

“威丁，我知道。”

前三个分别来自克洛伊茨贝尔格、滕珀尔霍夫、夏洛滕堡。三个月来，两千欧先生可是让整个柏林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电视

上说，他可能是史上最狡猾的绑匪。因为他要求的赎金不多，像是价格低廉的阿尔迪超市，所以很多人叫他阿尔迪绑匪。他把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骗进他的车里，逃之夭夭。然后，他写信给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家长：

想要回您的小路茜莱·玛丽，您只需花上两千欧元。

就请您仔细考虑一下，要不要为了这么一笔小钱惊动警察。如果您报警的话，我就只能一块一块地分批次归还您的孩子了。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父母都是在他们付过了钱、孩子完好无缺地回到他们身边之后，才通知警方的。但是全柏林都在等着，等哪天因为父母把事情搞砸了，一个小路茜莱·玛丽或是一个马克西米利安没有完整地回到家。可能有些人对于孩子被绑架的事反倒很高兴，于是他们一分钱的赎金也不会出。或者有些人很穷，就只有五十欧元。如果你只付给两千欧先生五十欧元，那你的孩子可能只剩下一只手。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到底会送回什么，是那只手，还是其余的部分。我想送回手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不那么引人注目。另外，要是把剩下的部分打个大包裹送回来的话，那五十欧元肯定全做邮费了。

不管怎么样，两千欧元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大得不得了数目。但是在紧要关头，每个人都会去凑钱的，这一点贝尔茨给我讲过。贝尔茨是学企业管理的，这个活儿和钱有关，所以他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